

论出家学佛

佛 日

提起佛教,不少人马上会联想到寺庙里、银幕上圆领方袍的和尚、尼姑的形象。的确,佛教徒虽分出家、在家二众,但以出家众为住持教法的核心、骨干,更由形服之殊和出家禁欲的鲜明标帜,给人以深刻印象,能使人从僧尼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形象窥见佛教宗旨的大概。出家学佛一事,在南传佛教国家和藏族地区,乃是为众人所理解、钦敬的高尚之举,但在极重家族伦理的儒家思想长期统治浸润下的中国汉地,往往遭社会人士的误解非议,一些人或因目的不纯而出家,或出了家而不知出家人应行之事,素质低劣,不具僧格,从而更给了辟佛者以口实。本文拟探源于教典,就出家的旨趣、出家人之正业、归依僧宝等有关问题,作一些探讨。

出家修道之旨趣

出家之制,并非佛教所开创,源出古印度婆罗门教。按婆罗门教规,一个婆罗门(祭司)种姓男子的一生,分为四期,在第三期尽了社会责任之后,于晚年(第四期)应出家人林,修道求解脱。即使贵为国王,也多如此。供养出家修道者,在民间形成风俗。至佛陀时代,各种沙门集团勃兴,它们虽反婆罗门教的三大传统信条,但仍多继承发扬出家修道之制,大批修道之士隐处山林,巡行城乡,云游乞食,形成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。佛教,即属新兴沙门集团

之一。据传释迦牟尼为太子时,游观都城之四门,在前三门分别见到老、病、死的苦况后,于第四门看到出家修道者,乃萌出家之念,后来终于毅然舍弃王位尊荣、夫妻恩爱,出家求道。他成道后所创立的佛教,也实行了有自家特色的出家之制。出家僧尼与外道出家者一样,通称“沙门”(Śramaṇa)。后来,在印度宗教影响下,基督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等,也都先后建立有出家修道之制。

出家修道,是一种为追求某种超越性理想而献身的高尚行为,与因生理、心理、贫穷等原因而过独身生活者有别。与神教徒做神甫修女是将全身心奉献与神不同,佛教徒的出家,是为摆脱家庭恩爱的牵缠,世俗事务的干扰,精勤修习戒定慧等学,以求解脱生老病死等苦,获得永恒安乐,彻底解决人存在的根本问题。大乘佛徒的出家,更发心弘扬正法,普度众生;报四重恩,“将此深心奉尘刹”,为无量众生求永恒安乐而奉献一切。释尊当年出家时发的誓言说得很清楚:“我若不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,终不还家!”(《大善权经》)“我今为诸天人间作利益故,发心出家”,“我今欲为一切世间求解脱故,出家修道!”(《佛本行集经》卷十六)

被儒家视为天经地义的夫妇父子等伦常关系,在佛陀洞彻三世的慧眼看来,不过是由欲界烦恼和怨债酬偿等业力所构成的暂时性的因缘假合。家庭肇端于夫妇,由男女两性性的性爱、性欲为基础而建立,性爱、性欲

以深重我、我所执为本，是导致众生轮转六道、孽生种种恶业及苦恼的渊藪。《圆觉经》云：“当知轮回，爱为根本，由有诸欲，助发爱性，是故能令生死相续。”夫妻恩爱，父慈子孝，虽然出生人精神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天伦之乐，但终归为无常之物，必然产生生离死别的苦果，更何况往往由恩生怨，由爱生忧，乐始终与苦相伴。恩爱无论多深，就算是山盟海誓，到头来终难免长别永诀，恩爱愈深，爱别离的苦痛也愈大。死后神识由各自的业力驱使，轮转六道，纵使呼天抢地，苦泪流干，亦再难重逢。家庭，非但不是永久的归宿，而且令人爱染成习，如饮咸水，永处于爱的渴求中而不得安宁，出生烦恼业种，由此堕于生死轮回的恶性循环，向驴胎马腹里受生，镬汤炉炭中熬煎，今生的夫妇，变成来世的母子，前世的怨家成为今生的父子，颠倒错乱，愚迷不觉，在有宿命、天眼智者观来，真是既荒唐而又可悲的事。出家学佛，正是出于对生死轮回的畏惧，从而摆脱恩爱系缚，为永断自他的生死苦恼、到达究竟安乐的归宿而修道，如释尊所表白：

“假使恩爱久，共处至命终，会别离见此，无常须臾间，是故我弃舍，恩爱永离别，志求无上道，愿度一切人！”（《佛本行经》）

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，家庭乃私有制的产物或发源，私有制，为产生剥削、压迫、奴役、战争、营私舞弊、尔虞我诈等一切丑恶、黑暗现象的根源。佛陀早就明示：“因爱有求，因求有利，因利有用，因用有欲，因欲有着，因着有嫉，因嫉有守，因守有护，由有护故便有刀杖诤讼，作无数恶。”

（《长阿含经》卷十）将私有制的产生，进一步溯源于人们由自我中心的占有欲所生的贪爱。人类社会的初期及未来社会，他方世界、佛国净土，都未必是有家庭、私有制的。人处家庭中，难免淫欲习染，耗散精气，播下苦种；难免你恩我怨、你是他非；难免生儿育女、养家活口之累；难免名利权位之

争；难免被世尚时髦牵着转；难免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、诱惑。尤其生活于家族中心的传统观念下的中国人，才开始为社会做事，又挑上为儿女成长、升学、婚嫁、工作乃至生儿育女操劳的重担，儿女事尚未了结，孙子事又接踵而至，只要一息尚存，便难得轻松自在。多数人都被生计和名利权位牵引驱迫，终生奔忙，即有余暇，也被影视、聊天、花鸟、扑克牌、麻将所吞食，处于低层次需要的满足上，无暇思考人存在的根本问题。即使有余暇思考，发心学佛，亦为俗务所牵，难得平心静气地修学戒定慧。若非宿根深厚，道力充沛，欲图居家即生成就道果，是为甚难。佛经中喻居家为牢狱、火宅，尅实而言，并无过分。《文殊师利问经》中，佛为文殊菩萨说住家有摄受诸垢、有障碍、行诸恶、溺欲淤泥、多苦、多怨家、有热恼、愤闹、常有忧、有放逸、有贪利苦、增长荆棘等“无量过患”。《优婆塞戒经》每一品末都慨叹在家人发心、修行之难，何以故？“在家之人，多恶因缘所缠绕故。”《心地观经》云：“在家逼迫如牢狱，欲求解脱甚为难！”

针对家庭生活的过患而设的出家之制，无疑为修道者提供了专精修学戒定慧的最佳条件：以戒持身，禁欲梵行，则断淫欲恩爱习染之缘；剃除须发，尽舍饰好，则离时髦风尚的诱迫，减损对肉身的贪爱执着；三衣一钵，乞食为生，不蓄金钱，则离财产名位的计求，消除我慢自大；不事生产，不拜王侯，安闲自在，可全力勤修戒定慧。仅仅看破住家过患，发出离心、菩提心，决心舍天伦恩爱、世俗享受而出家，便已深植了永出生死的根苗，何况更能精勤修持，断惑证果。大小乘经论中，多处赞叹出家的功德。《五苦章句经》云：“为妻子所惑，无复出家之志，是如发系象，不能复动，长受衰矣。”《文殊师利问经》在揭示住家过患的同时，广说出家有离诸垢、离诸恶、出欲淤泥、得正命、少苦、无放逸、无所作、多果报、成就

大法等“无量功德”。《心地观经》云：

“出家闲旷如虚空，自在无为离系着。”谓发菩提心，“一日一夜出家修道，二百万劫不堕恶趣。”《佛说出家功德经》谓于此世界一日一夜清净出家的善根，可于六欲天中六反受福，二十劫中常受生死世间之乐，最后身出家成辟支佛。“若复有人，破坏他人出家因缘，即为劫夺无尽善财福藏”，受生而常盲之报。

或曰：出家为永断后世的爱别离苦，然辞亲割爱，岂非人为地制造了现前的爱别离苦？《心地观经》载，有一居士智光长者，便因过去金轮王出家时其父母妻妾子女愁忧悲苦之事，请问佛陀，认为出家不如在家修行。佛以种种譬喻，为广说在家的过患，出家的功德，谓“出家菩萨胜于在家，无量无比”。若以出家的利益与离家割爱的暂时别离之苦相比，则这种主动别离所生的苦，可谓微不足道，为必要的牺牲。何况出家者多得家庭的同意支持，出家亦并非永诀长别，未必一定造成别离之苦。南传佛教国家的青年出家，亲眷乡里还要以盛大仪式热烈欢送，视为莫大的喜庆之事。

或曰：出家独身禁欲，违反人性自然，剥夺人生幸福。答曰：男女淫欲，并非自然，若为自然，请问初生男女，谁有淫欲？以男女恩爱、家庭生活为人生幸福，亦属主观之见，并非人皆尽然。独身主义者，自古大有人在，当今在发达国家还有增多的趋势，未见有人斥责，唯独斥责自愿过独身离欲生活的佛弟子出家，甚无道理。古今中外，不少杰出的哲学家、科学家、政治家，为了全身心投入所挚爱的世间事业，尚独身禁欲。佛法之渊深广博，过于诸家之学，出离生死之艰难，如逆水行舟，如一人与万人敌，如此艰难之伟业，若非舍弃世俗欲乐，全身心投入，岂易得殊胜成就？人各有其幸福观，无不追求自认的乐，出家者舍世俗欲乐，并非被剥夺了人生幸福，其所尝受的法

喜禅悦，比世俗粗劣的五欲之乐不知高出多少倍。《杂阿含》三八经云：“出家是舍非时乐，得现前乐。”

或曰：出家人为寄生虫，于社会无益。答曰：出家学佛，并非坐享其成，清闲度日，而是精进修持，并讲经说法，指导人修善修道，过智慧的生活，对社会作无私奉献，能予人以真实究竟的利益，因而受信众的尊敬供养，为不拿薪金的教育工作者，其所从事的社会教化工作，对人心的净化，社会的安定团结，国家的繁荣富强，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。何况当今的出家人，多农禅并举，劳动自养，即使依靠管理寺庙、收门票维持生活，也还比得上公园、旅游景点的工作人员，并且多少做着说法教化的工作，比一般单纯的劳动者，贡献还要大些多些。

古人说：“出家乃大丈夫事。”割舍常人所孜孜营求的眼前利乐，为了众生的究竟利乐而全身心奉献，精勤求道，是需要有过人的胆识、毅力和勇气的，非一般人所能，不管其成道与否，即此出家学道的献身精神，便足以令俗人尊敬服膺了。

并非人人皆应出家

佛教虽高度赞扬出家的功德，但并非认为修道非出家不可，更非主张一切人皆应出家。在家一样能学佛，而且还有其较出家学佛优胜之处，只是障碍多、进道难罢了。佛经中一般说，只有小乘极果阿罗汉和大乘极果佛，才必须现出家相而证得。佛教的究极宗旨，原是超越了在家相，也超越了出家相的。出家最有利于速证解脱道，但出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，具备适宜出家的根器，若非其器，草率出家，对自身修持来说反而会多所障碍，对佛教而言更非好事。《大威德陀罗尼经》卷一有云：“有众生不出家时，于佛教中应生天上，既出家已，堕大地狱，至不善处；有众生不出家故，应堕大地狱

中，到不善处，彼出家已，得胜漏尽智者。”前者指出家而不能守戒者，后者指业障深重而求道心猛利者。国家和佛教界，对出家一事，历来有一定的制度管理控制，并非想出家便可出家。出家须具的条件，主要有以下三点：

1.具有正信，目的纯正。出家必须具有对佛法的正信，自觉追求解脱，发心自度度人，这是出家后能否清净持戒、精进修行的根本保证。如果缺乏正信，无修道的动力，或者目的不纯，为谋生、避债、图安闲、赚钱、出国等而出家，必难守戒修行，为佛制所不许。《宝雨经》云：“于如来教中，正信出家，非因王力所逼，不为贼抑，不为负债，不怖不活邪命出家，为寻求正法，以信出家。”若因贫穷、负债等而藉出家谋求求食，或为图清闲、不劳动而出家混日，经中斥之为“秃贼”、“恶人”，不名为僧。出家这碗饭，大概要算世上最不好白吃的，古人言：虚食信施，得披毛戴角偿还他，为吃佛吃教出家，实属自害害佛的危险之举。有些人在生活中受了挫折，或失恋失业，或考学不中，或落魄失意，想出家避难于佛门，而无真正正信，无自度度人的志愿，亦属目的不纯。缺乏正信、目的不纯者混入僧团，使僧团素质降低，失信于社会，是使佛教衰败的主要原因。历来大德有见于此，多强调简择剃度，如印光大师说：“若或稍有信心，无大志向，欲藉为僧之名，游手好闲，赖佛偷生，名为佛子，实是髡民，即令不造恶业，已是法之败种，国之废人；倘或破戒造业，貶辱佛教，纵令生逃国法，决定死堕地狱，于法于己，两无所益。”1984年中国佛协制定的《关于汉传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》规定，“信仰佛教”，为出家者必备的首要条件。十年浩劫后，僧尼青黄不接，急需补充，有些寺庙把关不严，吸收了一批不具正信、目的不纯的年青人出家，其中有的不能守戒修行，损害了僧团的形象，对此应

引起高度重视，吸收出家者一定要严格把好正信关，对已出家、经教育熏陶而尚无正信、不守戒禁者，应劝令还俗。

2.具有当好僧尼的根器。除了律中所制六根具足，非畸形、残疾、奇丑、两性人、七十岁以上等条件外，出家者还应具有品行端正、能守戒自律、耐清苦生活、不太愚笨等能当好僧尼的起码条件。若虽有信仰，而生性放荡，自制力差，则难守禁戒；或生性懒惰，则不能精进修行；或娇气十足，则不能忍受淡泊生活，心理难得安定，不能守戒修行，功德未就，罪业先熟，袈裟下失人身，尤为可怖，倒不如在家修行为佳。《叔迦经》中，佛对在家与出家孰为胜不作定答，谓“若出家者，或不修善根，则不如在家；若在家者，能修善根，则胜出家。”凡出家后不能守戒修行者，则出家对其而言反成了坏事，又出家后若不能有较在家更好的修行条件，或因根器不能上进者，亦不宜出家。如佛父净饭王在家证得初果，要求出家，佛观他出家后不能证得更胜果，未许可。又在家较出家更具度人条件者，亦不宜出家。如给孤独长者之女善无双要求出家，佛不许，而令她嫁给外道牛授童子，度化彼童子正信佛法。（见《给孤独长者女得度因缘经》）印光大师主张出家者第一要真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，第二要有过人天姿，堪弘扬正法，为人师表，方宜剃度。《关于汉传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》规定出家者须“正直爱国”，“有一定文化基础”。真正具正信发心出家的人，应从爱护佛教的立场出发，自量根器，如果真具有当好出家人的根性，有自度度人、弘扬正法的德与才，不致貶辱法门，方可出家。

3.父母许可。释尊在世时，其子罗睺罗未经禀告而出家，其祖父净饭王不乐，佛因此敕定：以后出家者，须得到父母的许可，以免给亲人造成痛苦，招人非议。有的经中还加上国主同意的条件，以解决国家与教团

的矛盾。《关于汉传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》根据佛制与国法,规定“被吸收入家的人,必须年满十八岁”,“本人确实愿意出家,父母许可,家庭同意”。

既然佛教和国家都不许可,也不可能人人都出家,故杞人忧天,担心佛教盛传会使人类灭绝,大可不必;应该担忧的,倒是由盲目繁殖欲望所造成的人口过剩问题。

僧尼的正业

从释尊一生所说法及建立教团的活动来看,出家众的修学次第,应是先求得自身的解脱,再弘法劝化,普度众生。释尊对出家众先说的法,是四谛十二因缘等小乘法;释尊只建立了小乘出家的团体,当时出家众中少数修学大乘者如文殊、弥勒等菩萨,皆寄住于小乘僧团中,后来的大乘僧众,也莫不以持守小乘出家戒律为本。先修小乘解脱道,后修大乘道,或以小乘道为基础,“内秘菩萨行,外现声闻相”,乃释尊所定出家众的修学路线。

出家、在家二众虽然共同依小乘道的三学、八正道、三十七道品及大乘道的六度四摄等自度度人,共同以持戒为基础,但出家众持守的戒律,比在家众戒律要严格得多,对行住坐卧的威仪动作,都有规定,略说为比丘 250 戒、比丘尼 348 戒,广说有三千威仪、八万细行。特别是以绝对戒淫为首,较在家戒之仅戒邪淫严格好多。

严格的戒行,尤其是戒淫梵行,为修学定慧特别是禅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这是出家众在修学上比在家众殊胜的主要之点。三乘道无不以由戒生定、因定生慧、以智慧断烦恼为解脱之通途,而正定(色界四禅)的发生,必以戒绝淫欲为先决条件。故在家众深入正定,要比出家众困难得多。

在戒行清净的基础上勤修定慧二学,为出家众的正业。《长阿含·大本经》载佛

言:“出家修道,诸所应作,凡有二业:一曰贤圣讲法,二曰贤圣默然。”贤圣讲法,指讲经说法,读诵、研习教典,属于慧学;贤圣默然,谓坐禅入二禅以上的正定,属于定学。《三千威仪经》说出家所作事务有三:一坐禅、二诵经、三劝化。一禅二诵三劝化,可谓大乘出家众的正业。

坐禅,为戒定慧三学的中心,乃获得如实智慧的必由之途。对出家人来说,坐禅尤其有重要意义:若成就奢摩他,得正定,入色界禅,不仅提供了发慧的基础,而且能使人获得身心轻安,尝到较世俗五欲之乐深细绵永得多的禅悦法喜,从而自然离欲清净,身心机制发生良性转化,食睡减少,不思淫欲,烦恼自然伏而不起,心意柔软清凉。当知出家众的禁欲梵行,并非强制性地扼逆人欲,而是用禅乐代替、转化人欲,把人欲升华为真正安祥幸福的“现法乐住”。

坐禅,需要远离喧闹和俗务干扰的寂静环境,以山林风水之地为佳,佛教因此提倡出家者居于山林兰若,形成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的现象。《心地观经》云:“出家佛子,誓舍身命,不离山林,若为听法、供养病人师僧父母,出阿兰若,入聚落中,宜速归于阿兰若处。”又说出家菩萨分九品,“上根三品皆住兰若,无间精进,利益有情,中下二根诸菩萨等,随宜所住,方处不定,或住兰若,或居众落,随缘利益,安隐众生。”又教诫住兰若菩萨精修头陀,以深入禅定:“上根菩萨居露地,中根菩萨居叶中,下根菩萨居石室,未成佛道常不卧。”

坐禅,与时间有重大关系,一般以一座二小时半,最易入定。佛制僧尼须于初夜后夜精修禅定,《佛遗教经》还教诫比丘中夜亦应诵经,从定学、气功学的角度来看,这是大有深义的。夜晚万籁俱寂,最易入定;初夜后夜,正是人身之气阳极生阴、阴极生阳,从而产生淫欲之时,于其时坐禅入定,有自然炼化精气、伏断淫欲的作用,对出家

人禁欲梵行至为重要。汉地寺院中三点半钟起床做早课,即有此意。现在有的寺庙作息时间和在家人一样,每日除两堂功课外,别无坐禅时间,僧尼无法由定生乐、由定发慧,当然难免身心失调、精神不振了。不少寺庙僧尼禅修用的功夫,还不及许多在家人炼气功用的功夫大。这个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,寺庙应尽量合理安排农禅,保证僧尼每日有四小时以上的时间坐禅。不修禅定,则戒亦难持,慧亦不发,各种问题自然层出不穷。

坐禅,需要以正见为导,以正见修观,故先须深入教海,学通佛法。一个出家人,起码应在通达佛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,通晓某一宗之学,这也是说法劝化的必备条件。如果自己对佛法尚朦胧颠倒,连自己为什么信佛、出家都讲不清楚,岂能正信不疑,又岂能劝导他人,以己昏昏,令人昭昭?在通经教、知佛法方面,专事禅诵的出家众,无疑比一般在家众条件优越,理应比一般在家众学得好。

劝化,乃大乘菩萨教化众生的职责。出家众的劝化,主要是作法布施,包括讲经说法、撰述弘法、培育僧才、办佛教报刊、随缘化导等。这是出家众修习布施度的主要方式,也是报众生恩、为社会奉献的主要方式。出家、在家二众,应是相互供养的关系:在家众以物质财富供养出家众,出家众以佛法的精神财富供养在家众。一个出家人对社会的贡献及其价值,不在于他拿出多少工农业产品,不在于以医方、工巧技术为民服务,不在于他拿多少钱捐助社会福利事业,而在于向众生提供正法、正智的精神食粮。当然,要以法布施,必须自己修学有成,有法可施。

出家众的读诵正业中,还应该包括外典世学的学习。佛法不离世间法,须从五明中求,若不具备现代一般的科学文化知识,了解社会思潮,分别邪正,难以真正学通佛

法,更难以弘法护教。律中规定,僧尼明慧强记者,可以三分之二的时间学内典,三分之一的时间学外典。历史、哲学、心理学、伦理学、宗教学、人体科学、时事政治等,对研习和弘扬佛法,尤为重要,发大心弘法者不可不通。为化导在家人,出家众应通达在家学佛之道,了解在家人的生活、所关心的问题及与此有关的社会思潮,锻炼对机说法的才智,善于解决人们精神、思想和生活上的问题,教给人以正确生活的智慧,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人生导师。

佛法渊深,法门众多,自非所有的出家人一生所能尽学圆满。根据寺院的现状,一个出家人,在修学、作务上不能没有分工,可以有所侧重:或专精于禅定,或致力于义解讲说,或住持丛林,管理、营建寺庙,或从事佛教教育、文化事业。无论做什么工作,侧重于哪一方面,皆不应失了出家人一禅二诵三劝化的正业,不能误了自身定慧的修学。若事务繁忙,亦应修可在繁忙中修的禅,如禅宗之禅、天台宗随自意三昧、净土宗念佛禅等。定慧为本,外用服务教化为本,定慧不修,无以得正智,无力伏断烦恼,纵有作为,亦易成魔业。不行解相应,修定修观,徒事讲论研究,易增益邪见,错会佛法,自误误人,酿成罪业;不修定慧而住持丛林,难免吾我贡高,难以自正正人,深孚众望。不务正业,不修定慧,无智无德,自身不得法味滋润,身心不宁,更为社会人士所怜悯歧视,貶辱佛法,倒不如不出家为好。

近代以来,有人主张出家人应实践大乘利乐众生的宗旨,走出寺院,从事教育、文化、社会福利等工作,无论从经律还是国法看,这都是不务出家正业,有违出家意旨的。大乘佛徒当然应以菩萨精神从事教育、文化、医疗等事业,饶益众生,但这些事业宜由在家人经营,非出家者当为。若为从事此类事业,在家更好,何用出家?

由于民间传统信仰的需要，及佛教的衰落，近世佛门中出了一种专门应赴，做经忏佛事的僧人，被称为“经忏流”、“应赴派”。按教律，忏悔本为自己修行的一种重要方法；为亡者追福，可由亡者亲属以亡者财物布施僧众，或为念佛菩萨名号以回向，佛世本无为人做经忏、道场之事，大乘、密乘虽有忏仪、瑜伽焰口施食法之设，以为度人利生方便的一种，但必须在自己定慧修学有成就的基础上作，方有实效。定慧、慈悲为本，仪轨唱念为末，若真实有定慧慈悲，定中动念，即有其用，亦无须许多仪式事相。超度亡魂，按藏传佛教诸派之说，须证到初地以上菩萨位，方可真实超度，方可行此事，藏僧对此极为审慎。连自度尚不能，能度亡魂，宁有是理！总之，经忏焰口，虽非绝不可作，但非出家人的正业，亦非无修行者所应作。经忏流、应赴派以此为职事，不事修行，日日钟鼓铙钹，唱赞诵偈，心思实际专注于金钱，事同贸易，形似俳优巫祝，将人间佛教的正旨淹没于超度死者的铙钹声中，有损于佛法的声誉与僧人应有的形象，受到近代以来不少教界大德的痛斥，太虚大师曾斥之为“创种种名色，裨贩佛法，效同俳优，贪图利养者也”。现在有的寺庙佛事无虚日，有些青年僧人戒行、佛法尚未学得，而热衷于唱念，心在利养，专朝经忏收入好的大寺院跑，引起社会人士的非议，教内有识者的担忧。出家不修戒定慧，不努力争做人天导师而愿做个经忏僧，眼睛盯在钱上，实为可悲之事，还不如去做小本生意。寺庙对此应有自觉，作出合理安排，将经忏佛事摆在应有的次要地位，保证僧尼不误正业。

出家后的再出家

佛陀在世时曾一再预言：后世出家佛弟子，将因贪着名闻利养，败坏教法，如狮子

身中虫，食尽狮子肉。佛所制定的僧团轨则，因各种社会原因，在后世不能没有应机适时的变化。寺庙的家族化、产业化、商品化，僧尼乞食为生及不蓄金银、不营俗务之制的改变，国主、信众的布施恭敬，宗派的分立，世俗生活的诱惑，制造了不少名闻利养污染的尘埃，使寺院这块清净佛地也难以保持清净。一些因愤世嫉俗想在寺庙里找到一块清净的安身之地的青年，出家后不久即发现：寺庙并非理想中的净土，且不说旅游观光，男喧女杂，那些令人厌恶的世俗丑恶现象，如贪名逐利、明争暗斗、是非口舌、宗派门户、嫉妒轻慢等，在寺庙里也还是少不了，真是：出了父母的家，又进了寺院的家。这个烦恼家宅，真是不易摆脱啊！

实际上，僧人毕竟多数凡夫，不清净之事，即佛世的僧团中，也非绝无仅有。教法愈衰，则寺院之家的系缚污染愈重。出家后又被寺院之家的名闻利养污染而丧失法身慧命的现象，宋元以来便已相当普遍。明莲池大师在《竹窗二笔》中曾说：“人初出家，虽志有大小，莫不具一段好心，久之，又为因缘名利所染，遂复营宫室，饰衣服，置田产，蓄徒众，多积金帛，勤作家缘，与俗无异。”到了晚近，这种现象更为习见。既贪名闻利养，则自然难以抵挡住近现代生活方式的诱惑，身虽出了家，内心却暗暗羡慕在家人妻儿团聚、酒肉膾炙，乃至西服革履，教授头衔，学者风度。如此身出家而心在家，焉能放下一切，专心修学戒定慧，即使坐禅，也难伏心猿意马，即使学经，也如同融靴搔痒，自然会精神萎靡，常怀自卑感，如此出家，良足悲叹！

古人早就指出：出了父母俗家，尚有个出寺院之家的大事在；身出了家，还有个心出家的大事在；出了父母、寺院的家，还有个出三界火宅的大事在。莲池大师慨叹：

“出前之家易，出后之家难，予为此晓夜惶悚！”如何出前后一切家？唯有稳操僧尼正

业，精进勤修戒定慧，不为任何世间之家的邪风所动，保持一个不住相的空灵心，念念常与般若相应。若非如此，则将永远被世间家宅所缚，宁有出期！

僧宝与归依僧

僧，被列为三宝之一，为归依的对象，此乃佛陀所定的轨制。由此，有的人一出家，没多少修行，便自以为已属僧宝，应在家人归依供养，喜收徒众，常乐道我有多少归依弟子，某某名人也归依了我，乃至因争夺归依弟子而互相嫉妒争斗。有些在家居士，尤其是通佛学、能讲会说者，看到出家人素质低劣，行为不正，便声称已无僧宝，只须归依佛法二宝而不归依僧宝，号称“二宝居士”。这两种错误倾向，皆由未弄清何为僧宝、何为归依僧义所致。

僧，乃梵文僧伽（Samgā）略称，意为和合众，指三或四人以上出家僧尼的团体。《大智度论》卷三云：“多比丘一处和合，是名僧伽”。僧伽乃三宝之一，为住持佛法的核心、骨干，这是释尊所制定的基本法则，有其深远意义，不容更改。何以故？出家众离尘出俗，专职修学解脱道，修持条件较在家人为殊胜，因而成就亦殊胜故；出家众无财产子孙的牵累，有严格戒禁的约束，较在家人更易如法传承佛陀教法而不易走样故。由于出家众条件优越，历来即身证果，弘法利生，为万世师表、法门龙象者，如释尊及其十六弟子、千二百五十阿罗汉，文殊、弥勒、马鸣、龙树、无著、世亲等菩萨，及诸宗祖师大德，大多数皆出于僧尼中。若无出家众，而由在家众为中心来住持佛法，则佛法难免走样变质，试看今日日本、南韩由在家众所创立领导的不少新兴佛教，其宗旨教义，去释迦的遗训有多远！

然而，僧宝，并非指所有的、个别的出家人，而有其特定范围与标准。经论中说住

持僧宝，一般分福田僧（功德僧）与归依僧两个层次。福田僧为应当供养、尊敬的对象，包括归依僧在内。福田僧的最低条件，起码须具有正信正见。《心地观经》云：

“虽毁禁戒，不毁正见，以是因缘，名福田僧。”此所言毁戒，当指犯四波罗夷之外的可悔轻戒而言，犯了根本戒应被驱摈者，不属福田僧摄。出家具正见而未证圣果，乃至毁犯轻戒的僧尼，与已证圣果的“胜义僧”相对，称“世俗僧”。若出家而无正见，不懂佛法，称“哑羊僧”；既无正见，又毁犯轻重戒，称“无惭愧僧”。只有胜义僧与世俗僧为福田僧，属僧宝摄，哑羊僧、无惭愧僧，非属福田，非属僧宝，而为僧中败类。

归依僧不仅为应供的对象，又为归依的对象，称“真实僧宝”、“胜义僧宝”。这在多种经论中，都仅指三乘圣众或贤圣众。如《涅槃经》卷六云：“三乘所有三宝实义，唯取圣位名为僧宝。”《十住毗婆沙论》云：“僧者四向四果，众者于佛法中受出家相，具持诸戒，……依止是僧名归依僧。”

《瑜伽师地论》卷六四云：“先受归依三乘，皆取见道以上。”《大乘义章》云：

“三归僧，唯局分处声闻人中四果四向以为僧宝，凡夫比丘无德可归，是以不取。”

“大乘法中通而论之，三乘圣众皆是僧宝。”密乘归依偈云：“诸佛菩萨贤圣僧，直至菩提我归依。”都未说世俗凡夫僧为归依处。归依，不是一般的恭敬礼拜，而是投靠依止，以作楷模，以为归宿。凡夫僧未证佛法，未真见道，其见地行持，或有过失，不足以作人归依。又归依者，要能靠得住，不仅现在为归依，而且永远为归依，自己若未见道证果，连人身都未必能保得住，何堪为人归依处？难道要人家到地狱、饿鬼中去投靠你？

归依僧宝，不仅是归依一师，而是归依三乘一切圣众，包括文殊、普贤等大菩萨僧，不仅在家人须归依此类圣僧，出家人也

须归依此类圣僧。归依圣僧，主要是归依其正见，归依其所见证的学、无学法，亦即真如自性，唯此不生不灭法，为究竟的归依处，而圣僧为已证此法的实体故，值得归依。至于谁为圣僧，证者自知，未证者也可依经教所示的标准，从其言行为人去判断。现在有些出家人喜为人当归依师，不知若未证圣果，即使为人授归戒，也只是为之作证明人，证明其归依三宝，而非归依自己。弘一大师教诫说：“若归依三宝时，礼一出家人为师而作证明者，不可妄云归依某人，因所归依为僧，非归依某一人。”至于依止剃度、依止学戒学法的师长，只要实有德行、自己尊敬即可，未必一定要圣贤僧，但这与归依僧宝尚非一事。

福田、三归二种僧，何名为宝？因此等人即使破犯归戒，德行尚不无疵漏，但具有正见，为人中的明眼人，能指示给人究竟的真理，使人趋向永恒安乐的大道，其见地超过任何世俗的智者，至为珍贵，故称为宝。《地藏十轮经》云：“破戒诸比丘，犹胜诸外道。”胜，就胜在其具有正见。若更证入圣果，则更为稀有，能作人生死海中度登彼岸的船师，修行路上的师友道伴，为真实可靠的靠山，应该恭敬供养，归依投靠。恭敬供养、亲近承事世俗僧宝、胜义僧宝，皆能使人出生无量的福德果报，故称福田。

近世以来，佛教衰落，僧人素质下降，而居士运动却颇为活跃，出了不少弘扬正法的法将，这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。但因此而认为无僧宝可归依，则属邪见。归依僧宝者，归依三乘圣僧，难道文殊、观音等大菩萨僧，阿罗汉声闻僧，马鸣、龙树、无著、达磨、慧能等祖师，不够归依僧资格？即使证到圣果，直至成佛，尚且要归依僧宝，何况未证圣果。若论僧人素质低落，则在家人素质低落者，更为多见。僧团虽现衰相，但精进修持，有定有慧，乃至证入果位、恢弘正法者，在汉地一直代有其人，如近代的虚

云、太虚、印光、弘一等高僧，其德行智慧，不逊前贤，难道不堪为在家人师表？汉传僧界，直至近今，尚保持独身、素食、农禅一体的优良传统，较之有些地方的僧人娶妻吃酒肉，犹胜一筹。虽经十年浩劫之磨难，不变信仰、不还俗、勤修不辍者，亦不乏其人。若论行持验证，如最近圆寂的通愿、净如、慧净等法师，荼毗后舍利数千，九华山大信和尚，化后肉身不坏，在古代也属罕见，起码证明其几十年梵行无玷、戒珠圆明。即就一般出家人而论，具正信正见、基本守戒者尚属多数，在福田僧宝之列，应该为在家人恭敬供养。

出家、在家二众，犹若股肱，不可分离，出家众为在家众的核心、导师，在家众为出家众的外护、基础，应互相爱护，互相团结。爱护、供养、监督出家众，尤为在家众的职责。在家众素质低，出家人有责任，出家众素质低，在家众同样也有责任。在家众应该尽力帮助寺院培育僧才，培养出一批贤圣僧宝，住持佛法，为众生作归依。因嫌出家众素质低而不归依僧、不维护僧宝，其结果必然是佛、法二宝，出家在家二众同归于毁坏。

在家众不满出家众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以贤圣僧宝的标准来要求出家众，不体谅出家众也是众生，同样生活于充满污染的社会环境中，只不过出家修道而已，而且修持条件不比古昔，不可能一出家便成为圣人。仅其能出家、梵行、耐清苦生活，便已胜在家人一筹，非在家者所尽能为，应该爱护、尊敬，至于他们有缺点，乃属正常之事，不宜背后议论，可当面奉告。对破重戒应驱摈、教育的僧人，应协助寺庙，予以教育、清除。如果要求出家人都成圣人，那么在家人也理应证到初二三果，为什么不先自检自责？苛求出家人，显然是嫉妒心理在作怪。

另一方面，有的出家人见在家人通佛法、有修行，讲经说法，也喜欢非议挑剔，

庐山东林寺

举行

莲花盛会

本刊讯 7月23日,庐山东林寺佛乐悠扬,梵音同唱,海内外诸山大德、群贤信施,及江西省、市领导、各界来宾千余人,在此举行莲花盛会,共庆莲池修复,古莲盛开。

莲花是净土宗的象征,故净土宗又称莲宗。东林寺是莲宗发源地。东晋太元十一年(387),慧远法师在庐山东林寺安徒接众开凿莲池,净植白莲,并与当时高僧名士,123人,结白莲社,专修净土,莲宗由此得名。元代时,日本高僧澄圆法师慕莲社风范,远渡重洋,就教于东林寺优昙普度法师座下,住寺三年。临别时,优昙法师赠送东

林寺白莲种,以缔结万古法缘。千余年来,庐山东林寺的莲子,在日本净土宗各大寺院广泛移植,世代繁衍,开花结实,被日本僧人视为“圣花”。而祖庭东林寺的白莲池因屡遭兵燹,几度兴衰,遂至池塘湮没,古莲绝迹。

改革开放十年以来,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,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,十方善信助缘布金,重建了东林寺的佛殿僧寮,但莲池尚未恢复。1987年底,日本慧远法师朝礼东林寺,见祖庭复兴,十分欣慰,得知白莲绝种,许愿奉赠一千年前从东林寺移植到日本的白莲子,以报大法东流之德。1990年,台湾体通法师布施巨资,重建莲池。在开凿莲池时,挖到了东林寺古莲池的花岗岩石板和狮子头石栏杆,证明此系古莲池旧址,因缘殊胜,不可思议。同年十月,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理事长藤堂恭俊专程将白莲子送到东林寺,经庐山植物园技术人员精心栽培,在东林莲池扎根开花。

复建后的莲池占地1050平方米,花岗岩石砌就,周围有白石栏杆。池中有莲花座,供奉滴水观音塑像。莲池内绿水莹莹,荷叶田田,白莲朵朵,清香四溢,盛景俨然当年。

(王宪章)

说白衣上座,乃佛教衰落的征象。这同样是嫉妒心理在作怪。当知出家在家,只是修持条件不同,在修道、证道上平等的。在家人若证圣果,亦在归依僧宝之列,其所证之道,起码应为凡夫僧所归依。

一些曾还过俗的出家人,往往为出家、在家众所瞧不起,这也属对出家之制无透彻了解的表现。当知出家与还俗,全凭自愿,出家有种种条件,还俗却十分自由,还俗后还可出家,乃佛所制。僧人还俗,是正常现象,证到初、二果的圣人,尚可能还俗,何况凡夫僧。还俗后再出家,说明于道有进。还俗、还俗后出家,及婚后出家,对修行断

惑来说,未必不是好事。体验了家庭生活,比未经体验者更易于看破,更易于断离,而且有利于对在家人说法。看一个出家人,主要观其见地、行持,及弘法方面的才智和贡献,不在于是否童子出家、还过俗与否、年龄长幼、戒龄长短。实际上,南传佛教界采取的短期出家,是一种很好的制度,可使更多人受到出家生活的锻炼,广种善根,汉传佛教界也不妨试行。

作为出家人,既已舍世俗欲求,便应该不愧僧相,努力修持正业,不做哑羊僧、无惭愧僧,争取做真实僧宝,以续僧慧命,为法良将,方不负出家披剃的一大殊胜因缘。

编 后 语

布施为“四摄”之一，也是“六度”之首。《维摩诘经·佛国品》说：“布施是菩萨净土”。而四摄六度正是佛弟子修习菩提大道的正行。今夏华东地区的水灾，牵动了海内外佛子的心。到八月十五日止，全国佛教界已捐救灾款约合人民币一百七十万元，海外佛教界捐款已有十三万美元、十七万人民币，充分体现了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。本期除继续报道各地救灾捐款情况外，还刊载了两篇特写。茗山法师《焦山大塌坡纪事》描述了焦山受灾的全过程。《佛教界人士与灾区人民心连心》记叙了江苏省佛教界在自己受灾的情况下，仍全力支援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。

佛教徒的出家，是为了摆脱家庭恩爱的牵缠，世俗事务的干扰，专精修习戒定慧学，以求解脱生老病死等苦，获得真正自由和永恒安乐。大乘佛教徒更发心以普度众生，为一切众生求利益安乐为职志。经论中也以种种譬喻赞叹出家功德，赞叹出家比丘是人天导师、世间慧眼、众生福田。但现在许多人对出家一事不能理解，一见人出家就认为是“看破红尘”、消极避世，总是问是否遇到了什么挫折；而某些出家人对为什么出家、出家人应具备的条件、出家后应如何行持，也不甚了解。一些人到寺院出家，是为了练就一身好武功；有些人因为在世间种种挫折失意，想到佛门找一块净土；甚而有把入佛门当作一条生财之道的。陈兵先生《论出家学佛》一文，对出家修道之旨趣、出家应具备的条件、什么是僧尼的正业、僧宝与归依僧等问题，一一作了论述，就目前佛门中的一些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希望能引起教界同仁的重视。

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古老的佛教如何回应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的挑战，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大潮中，继续发挥启迪智慧、净化人心的积极作用，是当今佛教界普遍关心的问题。台湾耕云先生的安祥禅是这方面一个有益的尝试。安祥禅秉承禅宗重现量、重自力的精神，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保持安祥的心态，活在责任义务中，时时觉照自心，以正念、正思维去除心垢，为人处事无愧于心，在平常日用中体证佛法，使佛法与有血有肉的生活打成一片，成为精神的支柱、生活的内涵。本期刊登的禅是生活的宗教》一文，系根据耕云先生今年七月访问北京期间在中国佛学院所作讲演整理。

《法音》一九九二年度的征订工作已经开始。本刊创刊十一年来，承蒙海内外教界长老、大心居士暨各界朋友的热心护持，财法双施，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！当前印刷等工价均已上涨百分之三十，尽管资金亏损严重，但为了减轻广大农村、山区读者的经济负担，明年《法音》定价不变，全年仍为十二元。鉴于因地址不明而退回刊物的情形时有发生，为确保《法音》准确地送到读者手中，请订户用工整规范的简化字将自己的姓名、地址、邮政编码写在汇款单上寄来，并在附言处写明订阅的期数、份数。请务必誊写工整，请勿潦草，以免误投。